

漢書補注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補注齊召南曰按成紀縣漢初屬隴西郡至元光以後置天水郡改屬焉故志載成紀於

天水下而此傳曰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補注

隴西成紀人也補注先謙曰史紀此下有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補注先謙曰史

故槐里徙成紀六字補注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補注先謙曰史

引注受上有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師古曰在而廣曰良家

子從軍擊胡補注周壽昌曰漢制凡從軍不用善射殺首虜多為

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補注先謙

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索隱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先

謙案百官表無武騎常侍補注史記蓋文景時置此官後省司馬相

如傳相如亦為武騎常侍武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

字不可少師古望文立訓耳

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卽位爲騎郎將師古曰

之將主騎郎補注先謙曰百官志郎有車戶騎三將秩皆吳楚反

比千石史記云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史記作

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

曰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爲漢將私爲上谷太

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

也昆音下溫反補注錢大昕曰卽平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

能數與虜確恐亡之師古曰負恃也確謂競勝敗也確音角補注

引通俗文物堅韌謂之確無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

競義角借字耳當正作角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

補注先謙曰官本入作侵引宋祁曰侵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

監本改侵作入案史記作匈奴大入上郡與服志云黃門丞主

曰內臣之貴幸者補注先謙曰索隱案董巴與服志云黃門丞主

密近使聽察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

德望故云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

中貴也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

從音才用反補注王念孫曰蘇以從爲隨從非也既在大軍前則

不得言隨從若謂以騎自隨則當云從數十騎云騎數不當

云將數十騎從也張讀從為放縱是也而云放縱遊獵亦非今案

從議為縱兵之縱謂擊之也史記作中貴人將數十騎縱徐廣曰

放縱馳騁蓋得其意矣下文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史記高祖

紀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匈奴傳漢兵約單于

人馬邑而縱朝鮮傳率遼東兵先縱並與將數十騎從之從同義

先諫曰官本張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

人走廣師古曰走廣曰是必射鵰者也文穎曰鵰鳥也故使善射

也一名鷲黑也音奏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三人亡馬步

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而廣身自射彼

三人者殺其二人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補注

昌曰史記作上馬是若廣先望匈奴數千騎補注李慈銘曰史記

上山匈奴又何以上陳耶師古曰為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

省見廣曰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

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畱

匈奴必曰我為大軍之誘補注先謙曰誘即上所云誘不我擊師

日不我擊不補注先謙曰令騎前行廣令曰前也史記下更有前字未到匈奴陳二里

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柰何廣曰彼虜

曰我為走今解鞍曰示不去補注王念孫曰去當為走字之誤也

御覽兵部二十五引此正作不走史記及通典兵六通鑑漢紀十六並同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

先謙曰顏說分用堅其意為二義非也此言匈奴以我為誘騎之意

上山陳然猶疑我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彼以我為誘騎之意

軍之誘使之不疑也與上文今我留匈奴必不敢擊八字有白馬將出

護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

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師古曰時會暮胡兵

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曰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

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雁門雲中太守補注先謙

此文於匈奴大入上郡前云當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大守

皆以力戰為名此漏書代郡也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

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

爲衛尉不書程不識百官志云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殿略同不常置故表不書程不識故與廣俱曰

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

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

舍人人自便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

不擊刀斗自衛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

或呼銅錢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

字素隱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

府省文書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

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

莫府者以軍幕爲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

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

於義乖矣省少也音所領反補注宋祁曰晉灼二字史記作如渚

籍事注幕中府之幕當作莫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

淮南云精軒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師

日簿文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

無已禁師古曰卒而其士亦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為之死補注

日史記作咸樂為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

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

也補注先謙曰不識孝景時呂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

文法後漢誘單于呂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為驍騎將軍

屬護軍將軍師古曰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已衛尉

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補注先謙曰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

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

絡而盛之補注朱祁曰越本無之字先謙曰越本是也下文臥行

隊也史記作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是臥字屬臥行十餘里廣陽

上為文不應有之字明矣通鑑亦作絡而盛臥

死脫其傍有一兒騎善馬

補注古曰脫邪視也音五又暫騰而上

胡兒馬

補注古曰騰跳躍也補注先因抱兒鞭馬考證茅坤曰史記

作因推墮兒是洪頤煊云世表集解抱音普南馳數十里得其餘

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

補注古曰且且故得脫

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

補注古曰當謂當

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補注古曰潁

之孫名彊補注錢大略曰時

當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

補注宋

本似作欲先謙曰南

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

補注譚宗浚曰按

本誤史記亦作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說文無呵字呵當

作柯說文柯下云攝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柯疑此及江充傳

館陶公主行馳道中充呵止之皆作柯為是柯止謂攝止不使行

也呵字或淺人所改耳又說文柯下云大言而怒也與柯止之柯

義相通而微異先謙曰索隱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

有賊發則推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

索尋案之也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

補注朱祁曰越本作隴西先謙曰

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

補注朱祁曰越本作隴西先謙曰



本殺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

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竹至軍而斬

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

式遭喪不服服虔曰式撫車之式呂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

趨無遺喪振旅撫師已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

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是已名聲顯於夷貉威稜懾乎

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懾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懾

俗稜字說文稜孤也一切經音義十八引通俗文木四方為稜人

有威如有稜者然故曰威稜後漢班彪王充傳注並訓稜為威非

獨神靈之威曰稜也文選蕪城賦稜稜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

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遁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師古曰指意也

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

反簡注侵大所曰地理志白檀屬漁陽不屬右北平孟注因下有

右北平字而誤耳沈欽韓曰一統志漢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承

德州界相傳在古北口東北一百四十里此真漢白檀縣地紀要  
云白檀縣在昌平州密雲縣南白檀山在縣南二十里此本漢  
庠奚縣地後魏於此置白檀縣為密雲治非漢之白檀也紀要誤  
先謙曰顧炎武云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  
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  
信節也官本注無也字  
呂臨右北平盛秋虜為寇故令折衝禦  
難也補注王先慎曰臨盛秋即後世所謂防秋唐書邢君牙  
傳田神功為克鄴節度使使君牙將兵屯好時防盛秋是也  
廣在  
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曰為  
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補注沈欽  
韓曰西京  
雜記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即斃  
其骸骸以為枕示服猛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臥虎射之  
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退而更射鏃破筈折而石不傷余嘗  
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按呂覽精通篇養由基新  
序雜事楚熊渠子事並同北史李遠傳遠陵之後也嘗校獵於沙  
欄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  
也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  
可謂世載其德然則北史所載想非虛造果有其事矣  
廣所居  
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  
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

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

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

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末五字

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曰郎

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

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

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

軍士乃安爲圍陳外鄉

師古曰鄉讀曰嚮

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

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

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引作張

而廣身自巳大黃射其裨將

服虔曰大黃參連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也晉灼曰黃肩

卽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二說是也補注齊召南曰注太公下應有六韜曰三字此刊本訛脫也沈欽韓曰文選射雉賦奉黃間以密鼓鍾鼎款識右中郎將弩機上字云中郎將曹悅

赤黑間按所謂黃間白間皆在弩機處名之也先謙曰集解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

大也索隱韋說是殺數人胡虜益解

補注先謙曰益漸也

會暮吏

士無人色

師古曰言懼甚

而廣意氣自如

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

益治軍

師古曰巡部曲整行

陳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

軍罷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補注宋祁曰新本及越本

並無罷字先謙曰此師古誤讀罷字連歸為文謂罷兵歸也下通言漢法云云耳若罷字連上讀則沒罷不成義浙本越本刪去罷

字通為顏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

讀所誤也日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補初廣與從弟李蔡

注先謙曰軍自當史記作軍功自如如當義同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

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補注錢大昭曰中率中首虜率也上文云諸將多中首虜率為

侯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樂侯是功臣表誤也補注周壽昌曰樂安地理

志屬千乘郡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北無安樂縣名自以樂安為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

蔡為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補注李慈銘曰下名聲出廣中者即人表第八等謂下等之中也

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補注先謙曰官本曰作云天文志王朔所自候決於日旁開元占經日占中多引朔說自

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張晏曰妄猶凡也補注先謙曰史記

安作部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曰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

人補注先謙曰索隱謂不在人後也然終無尺寸功曰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

當侯邪補注先謙曰史記此句下有且固命也四字以相與命兼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

者乎師古曰恨悔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恨上有所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藝文類聚封爵部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皆有所

字史同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曰殺

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補注沈欽韓曰吳越春秋吳王曰吾聞誅降殺

服禍及三世此迺將軍所已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

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鹿又音許宜反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

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爰臂當為緩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芼爰如淳曰臂如緩臂通肩也或曰似

之詩云有芼爰爰爰緩意也其義兩通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修

務訓羿左臂修而善射此亦如緩之通臂也或曰緩臂緩臂何能善射乎先謙曰史記作緩臂爰緩省字集解引如說作臂如猿通肩此注下臂字當是衍文官本爰緩意也作亦緩意三字其

善射亦天性離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廣

口少言師古曰與人居則盡地為軍陳射闊狹曰飲專曰射為

戲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絕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

盡餐不嘗食補注沈欽韓曰三略軍井未鑿寬緩不苛師古曰士

曰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

各反中音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補注先謙曰非見敵

竹仲反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

匈奴廣數自請行上曰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曰為前將軍大將

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引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而令廣

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補注齊召南

下先謙曰師古為食其作注東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大軍行

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

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勝迺今

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大將軍陰受上指

曰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

所角反奇音居宜反補注宋祁曰數南本漸本並所具反音從

古是孟說自然音所具反音所角當從如說未有解從孟面音從

如也可判其繆焉師古曰謂不勝敵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謂是

云孫爽亦誤以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謂是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謂是

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補注劉奉世曰按青去病傳是歲以校尉從

大將軍此傳誤也先謙曰武紀云青將四將軍去病傳有前後左

右將軍則無中將軍明矣但敖既為校尉不為將軍師古曰謂不勝敵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謂是

單于與廣後他道與否無涉非若敖廣俱為將軍必須徒一將軍

乃留一將軍也若謂廣與青俱放即不能留軍中俱當單于此必

無之理廣死由青當時哀廣者歸過於青不免大將軍亦欲使敖

曲加文致此自史公元文之誤班氏承用之耳故徙廣廣知之

與俱當單于補注先謙曰胡注青本與敖友又脫故徙廣廣知之

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衛青行軍府補注宋

也凡將兵皆有莫府景祐本無廣字劉攽曰莫府乃廣之前將軍莫府  
廣難面不從故但封書與廣之莫府使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  
府亦是劉奉世曰此莫府廣軍之莫府書吏文書所在也廣見大  
將軍未肯去青徑封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之莫府者猶言與  
莫府也李慈銘曰廣之莫府謂廣所自立之莫府也上云廣行軍  
莫府省文書則將軍之出各有莫府明矣先謙曰劉李說是奉  
世所見漢書與景祐本同故謂之為其但景祐本奪廣字耳  
急詣部如書補注先謙曰此青面告廣之言諸部即下所云就部  
在言外故廣不謝而起行也但令詣部如書指而行然弗聽之意已  
兵徒東道是以為青明告廣徒東道則上封書為贅文矣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而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  
食其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惑失道後大將軍述也在後

不及期也補注王念孫曰正文注文皆作惑或今作惑者後人不  
識古字而改之以字本作惑或故師古釋之曰或迷也衛青霍去病

傳或失道師古亦曰或迷也若作惑則不須訓釋矣文選范彥龍  
效古詩注御覽兵部五引此並作或史記同先謙曰注在衍字史

記或上有軍亡導三字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

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補注朱一新曰廣已見大將軍還入

幕與漢同先謙曰注渡當為度廣已見大將軍還入



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

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因問廣食

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

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

失字正義軍曲折言委曲而行同折使軍後大將軍也王念孫云軍上當有失字廣食其軍與大將軍軍相失故曰失軍報失軍曲折者報失軍之委曲情狀也正義失其指矣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

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

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

補注劉奉世曰此兩莫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長史來問廣廣未對而長史又旁責廣之

莫府曹吏令上簿故廣云我今自

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

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剄耳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

還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

師古曰知謂而素相識知也

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

韓嫣戲嫣少不遜

師古曰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曰為能補注先

記能師古曰蚤古早字補注當戶蚤死先謙曰當爲早借蚤字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

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曰丞相坐詔賜

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

道外塿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塿音人祿反補注先謙曰索隱云

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案陽陵景帝陵蔡爲丞相得

賜冢地陵旁於所當得地外侵盜賣錢又取神道地營葬也史記

作坐侵孝景園塿地表作坐以丞相當下獄自殺敢曰校尉從票

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

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敢頃之怨大將軍

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補注先謙曰恨讀爲很很

達也謂廣欲居前部當單于而青不聽說詳劉向傳

顏訓非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

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上也上音

去病射死而上爲諱若謂地形高爲上則所云敢從者爲從諱

載時武帝連歲幸雍故敢從之本紀亦祇云幸雍不稱上雍也票

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

之居歲餘去病死

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元狩六年

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

補注沈欽

韓曰中人蓋未有位號者猶唐宋宮人曰內人

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

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

師古曰言畏其勇氣

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

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已劒斫絕纍欲刺虎

師古曰落日落與絡同謂當時纍絡之而下也纍索也音力追反

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

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甚

得名譽武帝已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

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

掖已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

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

補注

沈欽韓曰紀要鹽水在火州東有道從水中行沈欽韓曰紀要鹽水在火州東有道從水中行

裴矩西域記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迎貳師還復畱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

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補注先謙曰官本右作左召陵欲使為貳

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左宣十二年傳注輜重也疏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

人挽以行謂之輦輦重輦一物也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補注先謙曰見黃圖叩頭自請

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補注先謙曰上文將勇敢五千人史記本

作將丹陽楚人五千人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中之者願得

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南已分單于兵補注先謙曰官本千作于南作

前案通鑑作蘭干山南母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日向補注先謙曰官本向作嚮是上曰將惡

相屬邪吾發軍多母騎子女補注先謙曰母無同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

也臣願已少擊單于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

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

補注先謙曰論語其不可者拒之拒古本作距釋文距雞爪也案統言則距亦為爪分言則前者為爪後者為距雞行爪伸其後屈不動者距也淮南修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

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  
補注曰浚稽山

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補注周壽昌曰浚稽唐設焉廉州屬關內道李兆洛云當在今吳喇忒境  
書奏上

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子李陵騎云欲

呂少擊眾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鈞營之道  
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

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補注先謙曰詔陵呂九月發出遮虜郭  
帝疑陵因徙博德出他道鈞營地名

曰郭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已自郭蔽而

伺敵也遮虜郭名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遠虜郭在肅州酒泉

縣北二百四十里李陵與匈奴戰處隋鎮將楊元於其地得銅弩

牙箭鐵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胡注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

博德所築括地志漢居延故城在甘肅張掖之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遮虜障  
至東浚稽山南  
勒水

上徘徊觀虜  
補注齊召南曰胡注地志敦煌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案陵出居延遮虜障此龍勒水當在居延塞外直北沙磧中故下文曰陵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不當以西陲敦煌之龍

勒縣寶之也且志言有氏置水不云即龍勒水胡氏地學極精而此條則誤沈欽韓曰一統志按浚稽山直受降城北趙破奴從朔方出漢書言出朔方二千餘里李陵從居延出漢書言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其山當在今土喇河及鄂爾渾河之間所謂龍勒水在東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浚稽山南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浞音仕角反補注先謙曰初漢築受降城受何奴左大都尉之降猶以為遠使破奴出朔方期至浚稽山而還後浞野敗沒單于攻受降城侵入邊而因騎置去事詳匈奴傳此命陵循其出兵故道而歸抵至也因騎置師古曰騎置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

曰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

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曰聞補注何焯曰以國為信

也浚稽山出居延行三十日始至程大昌北邊備對引應劭云在武威塞北疏矣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

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

補注先謙曰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補注何焯曰上云東

直讀曰值補注沈欽韓曰陵以此車載輜重固行陳備衛矣

曰大車為營補注沈欽韓曰陵以此車載輜重固行陳備衛矣

車營路依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亦是此法要其臨關乃用步騎未  
害以車戰也先謙曰霍去病傳衛青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與此同

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  
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令曰

聞鼓聲而縱  
補注先謙曰聞金聲而止  
師古曰金謂鉦也虜見漢

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  
如清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

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

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  
師古曰抵當也至也其下亦同連戰士卒中

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  
補注先謙曰傷重者不能行故載於輦令人挽以行將亦挽也胡注

將如字詩無將大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

者何也  
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中豈有女子乎

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墮車中  
補注朱

日大字南本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

南循故龍城道行  
補注先謙曰龍城解見衛青傳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  
師古曰葭即蒲

也音 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曰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

得延 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關樹

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

曰張說是也案音去權反又音眷補注劉攽曰三十弩一臂也

案一臂皆無此理妄說也蓋如今之合輝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

先謙曰胡注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鐵爲矢矢長八寸

一弩十矢俱發今之刻車弩梯弩蓋亦損益連弩而爲之雖不能

三十臂共一弦亦 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

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古

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漠數千人不能滅後無日復使邊

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

還補注先謙曰捕虜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

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

匈奴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四十一引陵傳云被校尉管之五十

匈奴乃亡入匈奴與此不同先謙曰胡注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



曲部有校尉部下有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

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曰黃與白爲幟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

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

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曰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

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師古曰旦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足遂遮道急

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

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補注沈欽韓曰紀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補注

先謙曰官本一日作百引宋祁曰越本百字作一日齊召南云按

百字通鑑作一日然則溫公所見本與今本不同也案齊氏未謹

毛本及宋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

先謙曰說文輻輪輻也即輪木中軍吏持尺刀補注先謙曰以

之直指者新而持之以當軍器補注先謙曰以抵山補注先謙曰入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師古曰山名

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處對反補注錢大

明曰陵居谷中虜在山上故以壘石投之亦謂之礮石補注錢大

具蘭石服皮曰蘭石可投人石如溜曰蘭石城上雷石先謙曰周

禮量人注軍壁曰墨廣雅釋詁墨重也又云積也石重積而下高

若軍壁然故云墨石陵入谷欲南出而匈奴遮其後乘山隅下土

石以壘斷谷口也若投人之石無墨石之名顏錢說亦誤也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舉衣卷裏而行也

著短衣小裏也補注周壽昌曰便衣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

于耳師古曰言一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

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補注先謙曰勸陵且降匈奴如

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補注宋祁曰

王念孫曰客字義不可通據破奴傳無所謂天子客遇之之事客

當依浙本作容字之誤也容寬也補注遇待也補注寬待之

謂不問其沒軍之罪先謙曰王說是也此後人因下有單于客遇

李緒之文妄改此容遇亦為客遇不思武帝無客遇破奴之理也

陵曰公止補注先謙曰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

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已脫矣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復

乃安若只云數十矢何能脫也先謙曰宋說是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天明坐受

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次下亦同令軍士

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清曰半讀曰片或云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

也補注周壽昌曰時天漢二年五月故有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持以備渴顏說誤先謙曰通鑑作一片冰

補注先謙曰胡注與軍士期有先至遮虜鄣者留駐以待後至也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補注沈欽

韓曰六韜五音篇鼙鼓之聲溫以沐此大敗之徵也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

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

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已聞上欲陵死戰

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

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已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

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已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日從也其素所畜積

也師古曰畜讀曰蓄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

媒蘖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蘖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趙餽曰媒補注先

諺曰胡注引賈公彥云齊人名勉解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

為媒者勉楚和合成酒禮名之為媒抑數萬之師補注先謙曰還傳

五千深輜戎馬之地師古曰輜踐也音人九反抑也讀為仰此作抑則謂戰勝何奴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

抑之在下也抑印形近致有不同

之民共攻圍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

案同音去權反又音眷補注先謙曰拳當為拳字之誤也還傳作

張空拳通鑑用此傳文亦作士張空拳胡注引文說拳並作拳兼

引師古兩音疑此傳文亦作士張空拳胡注引文說拳並作拳兼

所見漢書本正文及注並作考無疑解詳還傳冒白刃北首爭死

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冒音莫北反首音式救反補注宋

首音式受反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

當從南浙

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奴彼之不死宜欲得當已報

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補注先謙曰當謂適初上遣

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纒同謂淺也僅也史傳

雅董少也董與僅同凡言財幸裁幸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

財察裁察財擇財哀財覽義皆訓少

少上曰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

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

下遷腐刑久

之上海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

得令老將生姦詐

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連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孟

說非也帝意既悔追思前事以爲當陵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繼其後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時預詔之使博德羞爲陵後距得

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

別出西河致陵軍無救也

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將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

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軍于爲兵

已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何焯注曰史記云匈奴單于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與此先後不

同先謙曰陵入匈奴後事漢書較詳審當以漢書爲正陵是當戶

遺腹子不得有弟史隴西士大夫曰李氏爲愧

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自是之後李氏名敗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

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已亡救而敗何負於漢

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敎匈奴為兵補注宋祁曰浙本無少字只云李卿下同

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

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曰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

大閼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閼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迺還單于

壯陵曰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

人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引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廷接習水七千里匈奴蓋以丁靈王封衛律耳先謙案下文云律常在單

于左右胡皆費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補注先謙

說是也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律父蓋胡人降漢為善協律都尉李

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

奴匈奴愛之補注先謙曰當云單于愛之也下匈奴二字史駁文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

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桀與陵善

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舊與相知者俱至匈奴招陵立

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

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而數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補注周壽昌曰環者還也故循刀環先謙曰官本注順作循是

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兩人皆胡

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補注譚宗浚曰史記陸賈傳陸生至尉他魋結集解引服虔曰魋音推今兵士椎頭結魋結鞬鞬索應魋直迨反結音計且案其魋結依字讀之亦得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據此則魋結乃中國所有胡服椎結者正謂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

其俗雜漢夷耳或以椎結為夷服者恐非

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師古曰子

孟光之字少叔榮之字也曰此言微動之陵壘不應補注先謙曰壘讀曰黑孰視而自循

其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

甚勞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

苦師古曰恙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

憂病也

師古曰呼其字補注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

宋祁曰字字一作呼補注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補注沈欽韓曰韓

遊與齊地居奄忽補注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

龍變仁義沈浮補注謂陵曰亦有意乎補注師古曰隨其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

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補注王先謙曰北史李賢傳賢自云隴西

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據此是陵娶單于女後復有子

也賢祖父兄弟仕魏周皆至大官先謙曰天漢二年至宣帝元平

十六年補注蘇建杜陵人也補注譚宗浚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蘇氏出自

吾昆吾之子封於蘇其地鄴西蘇城是也蘇忿生為周司寇世居

河內後徙武功杜陵至漢代郡太守建徙扶風平陵封平陵侯云

云此必唐以來諸牒所載而歐公采之地理志杜陵下云宣帝更

名而戰國策齊助楚攻秦章楚兵大敗於杜陵鮑注屬京兆發秦

漢時本有杜陵之名宣帝特因以置縣故蘇建以前得稱徙武功

杜陵也至明康海武功縣志據此以蘇建蘇武為武功人則不脫

地志牽附之習耳先謙曰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曰

史記家在大猶鄉



將軍築朔方後呂衛尉為遊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補注先謙

元朔三年城朔方五年出朔方後一歲呂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服

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富有三子嘉為奉

車都尉賢為騎都尉補注宋祁曰南本騎作駟馬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呂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厰監師古曰移中

也移音移補注先謙曰詳昭紀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

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呂相當天漢元年且鞮

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鞮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據匈奴傳單于立歸漢使在太初四年武使匈奴在天漢

元年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

尸子發蒙篇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

此以丈人為家長也故單于比漢天子於丈人行若泛然尊老之

稱不當加一行字武帝嘉其義迺遣武呂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先謙

日官本補注錢大昭曰因厚輅單于答其善意謙曰輅字官本作賂通鑑同武

遣作遠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

矣募士斤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召充士既至匈奴置幣遺單

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漢望其同心方欲發

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工候

本注候作侯是胡注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師古曰長水胡

名其註戾太子傳則又曰今鄠縣東有長水余據水經注長水出

杜縣白鹿原北入霸水胡騎蓋屯於此非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

胡名也戾傳說是虞常蓋亦先沒於匈奴昆邪王姊子也

師古曰昆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

音胡門反及衛律所將降者補注沈欽韓曰此下應有虞常二字蓋衛律

屬律若不敘虞常沒匈奴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

之由則并此語為贅文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

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

之呂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

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

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曰狀語

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

後迺死是為更負漢國故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

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臣瓚曰胡官之號也補注先

敗其右伊秩訾王使之號師古曰言謀衛律而即謀單于何呂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

降漢則此乃胡王之號師古曰言謀衛律而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

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已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

抱持武馳召監鑿地為坎置燭火師古曰燭謂聚火無燄者也音

日說文燭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蹈其背已出血武氣絕半

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與歸營補注宋祁曰單于壯其節朝夕

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

補注先謙曰益漸也

單于使使曉武

師古曰論

說令降也

會論虞常

補注先謙曰論斷其罪

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

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

師古曰衛律自謂也

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

補注先謙曰募

也招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

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

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

師古曰蘇彌滿也

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已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

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

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已女為見

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補注王念孫曰見字本當在女字上何以見女為猶論語言何以文為何以伐為耳若云何以女為見則

文不成義矣漢紀孝昭紀作何用見女為兄弟乎為下加且單于兄弟二字遂失其指然據此知漢書本作何以見女為也

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

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

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

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

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絕不飲食師古曰飲方於禁反食讀曰飢

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絕不與飲食師古所見本脫與字則義不通乃曲為之說曰飲於禁反食讀曰飢誤矣舊本北堂書鈔設

官部十五類類與字本服飾部三類類與字本堂書鈔設

覽天部十二人事部百二十七服用部十引此皆作絕不與飲食

是諸家所見本皆與師古異也漢紀本於漢書而亦作絕不與飲食

食是仲豫所見本正與諸家同也今據以訂正師古曰咽數日不

諫曰官本注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數日不

方作音是死匈奴已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補注齊召南曰按北海為匈奴北界其外即丁令也

塞外遇大水澤通稱為海唐書地理志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

小海冰堅時馬行入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即此北海也今日白哈

見胡在喀爾喀極北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

鄂羅斯國之南界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別其官屬常

反乳音人喻反補注宋祁曰牧羝字下疑有羊字

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師古曰無掘野鼠去山實

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

補注劉效曰今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

之其草食乃頗去藏耳餘詳餘周壽昌曰去即弄字陳遵傳遵

性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為榮注去藏也與此同王文彬曰左

昭十九年傳以度而去之疏去亦藏也又云字書去作弄謂拿物

也今關西仍呼為弄東人輕言為去文彬按訓去為藏本反言以

見意猶治之言亂香之言臭也王先慎曰御覽九百一十一引此文

無去字賦又引唐書云吐蕃有草名連古芒葉長二寸狀如鉗

萬每莖不過三四葉其莖蔓其花其根連珠如麥門冬有鼠長於

亦掘草根食之而畱給鼠糧案此可取證蘇說與張劉說並通杖

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旌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

上師古曰軒武能網紡繳檠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

警又音巨京反補注朱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王念孫曰結網與

紡繳對文宋說是也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引此正作結網紡繳

漢紀同沈欽韓曰管子輕重甲篇十鈞之弩不得業於軒王愛之

機不能自正韓非外儲右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

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劉德曰服匿如小旃

帳孟康曰服匿如嬰

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醕穹廡旃帳也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罍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補注肅宗萬日南齊書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觀器底有字髣髴如澄所言可以證孟晉二注沈欽韓曰劉云服匿如小旃帳案今微卒所宿若倚廬者是也范成大石湖集河邊服匿多生口乃誦其底方其蓋圖可容七八升及南齊陸澄所言又與孟晉二說合其穹廡則大帳淮南齊俗訓作窮廡梁書諸夷傳高昌屋宇雜以百子帳唐書吐蕃傳貴人處於大毡帳名爲拂璫乞乾鞞程大昌演繁露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北之穹廡也今俗謂之種帳程出戎虜特穹廡拂廡之具體耳捲柳爲圓以相連瑣可張可合爲其圓之多也亦非真有百圓也其弛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氊通冒四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謂上下便於移置耳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音零丁令卽上所謂丁璽耳補注何焯曰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武補注先謙曰愧見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虚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

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

服虔曰武兄嘉

從至雍械陽宮扶輦下除

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師古曰除謂門屏之間

觸柱折輓効大不敬伏劍自刎師古曰刎斷也

音武粉反

賜錢二百萬已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

張晏曰武弟賢官騎與

黃門駙馬爭舡

師古曰官騎宦者而爲駙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也

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

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

師古曰不幸亦謂死補注先謙曰大讀曰太通鑑作太夫人

陵送葬至

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

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

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亦如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

字乾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呂老母繫保

宮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大初元年更子名保宮補注先謙曰是時陵母誅久矣繫保宮追言始降時子

卿不欲降何已過陵

補注先謙曰言武家蓋已無人顧且陛下春

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尙復



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

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補注周壽昌曰爲朝廷近臣也常願肝腦塗地今得

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

死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

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補注先謙曰胡注匈奴封

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

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

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己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補注先謙曰願

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爲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

周壽昌云陵自魏於武惡自賜之地其妻爲單于貴主故使賜之

先謙案周說是此云惡者所謂羞惡之心也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

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

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爲區

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爲因邊境以爲官

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侯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

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

日區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補注沈欽韓曰區脫猶俗云邊際

匈奴與漢連界各謂之區脫似不當以為土室且侯望自有樓櫓

非居土室所辦先謙曰沈說是言邊界捕得生口耳諸家皆誤注讀日之曰官本作與是言太守已下吏民皆

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數

月昭帝即位補注劉敞曰數月字當屬上旬先謙數年匈奴與漢

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補注宋祁曰江後漢使復至匈奴

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官本道作過教使者

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補注

王念孫曰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為荒字之誤也餘詳錄其

如荒澤即上文所云北海上無人處也凡塞外大澤通謂之海海

邊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誤字補注言天子射雁得書知

武等在荒澤中也藝文類聚鳥部中引作某澤則此字之譌已久

漢紀正作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單于視左右而驚謝

作荒澤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

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

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

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

令漢且黃陵罪

師古曰黃寬也

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

柯之盟

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樹劫齊桓公柯盟之時

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

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豈別

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

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師古曰隤墜也音大

同反補注先謙曰

幕讀曰漠官本無欲字引宋祁曰雖字下疑有欲字

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

召會武官屬

師古曰會謂集聚也

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師古曰物故謂

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

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爲勿非也補注宋祁曰物當從南本

作物音沒齊召南曰按此專記武官屬耳匈奴傳言有馬宏者前

以關使使西域爲匈奴所遮不肯降至是與武並還漢王念孫曰

釋名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誠疑故事也言

張丞相傳宋解引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誠疑故事也言

無所能於事念孫案宋說近之物與物同說文物終也或作攸物

物聲近而字通今吳人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物故猶言死

亡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爲物之借字故求之愈深武曰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而失之愈遠也

園廟

補注先謙曰胡注引程大昌演繁露曰牛羊豕具爲太牢拜有羊豕而無牛則爲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

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

補注先謙曰胡注班表典屬國本秦官掌

獄中習外夷事故使爲

是官其後省併大鴻臚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

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

萬復終身

師古曰復音芳目反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畱匈奴

凡十九歲始已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

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

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

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

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

師古曰實十九年而

以見冤屈故多言也補注朱一新

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

尉補注朱一新光顯權自恣師古曰與專同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

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

武補注先謙曰據公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已故二

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

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已為遺言補注先

表地節三年安世為衛將軍補注先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

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補注先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補注先

官志左右曹皆加補注先武著節老臣補注先字之誤也舊本北堂書鈔設官

部十九出蘇武苦節優寵六字補注先引此傳云宣帝以武苦補注先令朝朔

節老臣令朝朔望補注先加祭酒之號補注先所以示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

望號稱祭酒補注先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補注先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

盡已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

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

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

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

聲問來補注先謙曰聲問猶言音問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

使者至上已為郎又已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

卒補注先謙曰天漢元年至神爵二年共四十一年武使匈奴時年方四十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

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

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補注先謙曰胡注閣在未央宮中圖畫功臣自北始法其形貌補注先謙曰呂覽情欲篇

注法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

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頡侯

韓增補注朱祁曰領或作雒沈欽韓曰衛將軍車次曰後將軍營

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

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

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是曰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師古曰三人皆

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凡十一

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

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

代霸為丞相廷尉二字史駁文

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

夏侯勝等皆曰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曰此

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

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荷補注李慈銘曰恂恂史

記作悛悛案方言悛改也說文悛止也恂信也則悛悛乃假借字

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

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師古曰蹊

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

奚此言雖小可曰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

補注宋祁曰南本代作世沈欽韓曰

史記客言王離曰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  
爲將三世者必敗殺身曰成仁無求生曰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  
蘇武有之矣



李廣蘇建傳第五十四

終

漢書五十四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 已縣吏給事侯家 補注先

本吏作史史記亦云為吏 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 古

給事平陽侯家作吏是也 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 古

日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

未詳其意也 補注齊召南曰曹相國世家參曾孫時向平陽公主

生子襄時病瘠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本傳後文云平陽侯

曹壽有惡疾就國事與史記正合然則壽即時之別名也 先謙曰

集解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侯時向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

索隱案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

家及功臣表時或作時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 先謙案

平陽侯當是名時時與時形近致謫壽又奪時之半耳 史表注一

名時則時與時各存其半如以 季與主家僮衛媼通 師古曰僮者

為文字殘缺致有不同是也 季與主家僮衛媼通 婢妾之總稱

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 衛者舉其夫家姓也 補注沈

欽韓曰索隱云媼婦人老少通稱按廣雅媼謂之妻媼與媼並兼

老少先謙曰史記作與侯妾衛媼通索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又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先謙案史記明言青白姊子夫得幸天子後冒姓衛氏字仲卿兄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是年老追呼之稱無可疑者僮奴婢也妾婢亦得通稱特給事賤者之號則媼字仲卿疑者僮奴婢也妾婢亦得通稱特給事賤者之號則媼字仲卿疑者三子之誦謂衛媼為舉其夫家姓不誤索隱未審耳官本易侯妾為家僮顏謂衛媼為舉其夫家姓不誤索隱未審耳官本注妾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補注先謙曰據史記長作女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後更字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師古曰冒人首之有衛媼長女君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覆冒也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步一作少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呂為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緡石之子不呂為兄弟數安瑄也補注徐廣曰丙吉傳官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有阿保之功顏注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案

民母民夫語意正同服解未得古人之旨先謙

青嘗從人至甘泉

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補注先謙曰正義居室署名

更名居室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先謙案甘泉別有居室百

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補注沈欽韓曰論衡骨相篇

志以人奴之為讀非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

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

長公主女也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補注周壽昌曰無子妬

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迺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

日建章宮中補注先謙曰索隱案晉灼云建章上林宮中名也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

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師古曰逆取曰篡補注沈欽韓

明篇鴻飛冥冥弋人何故得不死上聞迺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

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

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

陳掌通

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補注周壽昌曰下云為詹事陳掌妻此述其故與之通也

上召貴掌公孫

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

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

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

龍城

師古曰龍讀與龍同補注宋祁曰浙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後人誤作先謙曰官本史記作龍或毛本與此同武紀匈奴

傳並作

斬首虜數百

補注王先和曰武紀云獲首虜七百級案它處或言級或言人或無人級字或言斬或言

獲或言捷或言斬首捕虜若

騎將軍敖亡七千騎

補注先謙曰案敖傳云亡卒七

千敘次參差無一定義例

千衛尉廣為虜所得得脫歸

補注先謙曰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

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

補注何焯曰以深入故首虜不多得賜爵

是後匈奴仍侵犯邊

師古曰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

立為

補注周壽昌曰太子據也

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

補注

先謙曰史記青是役為車騎將軍

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

師古曰高闕山名也一日塞名也在

朔方之北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陰山在吳興次旗西北二百四十里高闕塞在陰山西榆林舊志高闕北去大磧凡三百里遂

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

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常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補注

隴西攻其無備所以遂取河南地也劉敬傳云匈奴河南白羊樓

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攻瑕紆患是役為

得勝算矣沈欽韓曰水道提綱黃河正派東北流八十里又分為二北

十里又分二支一支南支東流一北支北流八十里又分為二北

與庫庫池東北流會一東南流南北地百餘里間三渠並東流二

百六十里經鄂爾多斯後旗北境即古朔方河南地也最北一派

中分復合東至葛札爾賀邵山嶺之南大漢得兒山之西南始

折東南流又分而合復分而東南共百三十里至吳喇旗西之壘

爾楚克賀邵山北始折而西南流北派自西來會又西南至几爾

哈郎國南派亦自西來會三派復合自古稱南河北河二派今

則三支分合如織先謙曰正義朔方今夏州也案此唐夏州朔方

縣也在今榆林府懷遠縣西漢朔方郡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套外黃河西岸朔方縣在黃河東岸白王曰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

羊樓煩二王也匈奴傳作樓煩白羊王

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

皮氏河東縣也在今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建築之也補注先

絳州河津縣西二里謙曰正義括地志云夏州朔

方志云二

縣北什賁故城是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番語也先謙案上曰匈奴傳云桑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

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少壯而賤長老也曰盜竊為務行詐

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補注朱

義穀梁宣十五年傳籍而不稅疏引徐邈曰籍借也書孔疏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紀錄政事籍借義通故張訓籍兵為借兵或謂

作簿錄兵數解則上下文義乖隔矣借兵又作籍兵戰國策薛公與韓魏攻秦而籍兵乞食於西周本書趙充國傳羌侯狼何果遣

使至匈奴籍故興師遣將曰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代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狁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眾車聲也朔

獫狁也補注朱補曰注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補注沈欽韓曰通

文城字下當添墨字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

西南自龔武以北漢人謂之西河自九原郡補注沈欽韓曰通

東流白雲武以北漢人謂之西河自九原郡補注沈欽韓曰通

黃河在榆林衛北千里自前夏橫城堡西折而北連三受降城南

谷縣二城黃南川東九里其至高關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

中謂之河套同回數千里

畢收爲函

補注先謙曰宋書禮志引字林云轎車有衣蔽無後轆其有後轆者謂之輶故說文云輶輶車前衣車後也集

韻引字林云輶載衣物車前後皆蔽若今庫車案言已封爲列侯車輶則車當是輕車輿去病傳車重同義函房借字

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

東經榆林塞爲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周伯

溫厄從詩紀云懷來縣南則榆林驛即榆谿舊塞按懷來縣今宜

化府屬驛在縣東南三十里秦漢時爲內地伯溫誤也水經注上

郡諸次山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榆谿舊塞也自溪

西北悉榆柳之藪綠歷沙陵屈龜茲縣西北故謂廣長榆也元和

志榆林關在勝州榆林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秦御匈奴之處隋

開皇於此置城鎮鎮一統志在鄂爾多斯左右翼界內先謙

曰集解引如淳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與此微異

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如淳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

日符離塞名也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木根山在廢夏州西北唐夏

州故城在榆林府懷遠縣西梓嶺疑即木根山符離塞在豐州河

西北明志榆林關西北有符離塞先謙曰正義括地志云梁北河

在雲州界案北河已見上注武紀出高闕遂西至符離是符離爲

塞名矣蒲泥王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

號當依晉說記石勒爲伏夜牙門孫子謂之伏姦俗謂之夜不收李三千一十

德裕會昌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盡羅服聽誤伏爲服三千一十



七級

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三千七十一級

執訊獲醜

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眾也一日醜惡也訊音信

歐馬牛羊百

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三千戶其後匈奴

奴比歲入代郡雁門定襄上郡朔方

師古曰比類也所殺略甚眾語在匈奴

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遊擊將軍

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

文穎曰沮音祖

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

蔡為輕車將軍

補注錢大昭曰代王義之相也

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

補注

日邊領

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

補注何焯曰右賢王

屬青怨漢侵奪其河南地數侵擾朔方此出專以擊走右賢王終前功

也前出雲中而忽西焉知不出朔方而忽東乎亦令兩將軍出右

北平者綴單于疑右賢王也不著兩將軍功罪未嘗使深入故錢

大昭曰大行下當有令字下同先謙曰史記亦無令字官稱省文

也兩將軍李息敘功獨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曰為漢兵不能至

岸頭無賞耳何說未諦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

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

王十餘人

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

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

萬

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千百萬

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

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

師古曰即就也

諸將皆曰兵屬立號

而歸

補注先謙曰索隱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

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

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六千戶

而封青子

伉為宜春侯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工郎反

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

補注

錢大昭曰西京雜記衛將軍青生子或有戲驕馬者乃命其子曰驕字叔馬其後改為登字叔升

青固謝曰

師古曰固

謂再三也

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

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絰祿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

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已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

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

師古曰傳讀曰耐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

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或曰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耳不名校也補注錢大昕曰盧

文昭云釋名幡幡也其貌幡幡然也校號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則校亦旗之類張景陽七命叩鉦散校舉麾旌獲李善注引漢書

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眾有幡校也唯校是幡類故可散為陳列而行若營壘安得言散然則幡校之說未為非也先謙曰索隱顧

祕監云傳領也封敖為合騎侯晉灼曰猶冠軍從票之名也補注五百人謂之校封敖為合騎侯先謙曰索隱案非邑地因戰功為

號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騎先謙案取戰功都尉韓說從大軍出資立侯國號耳凡微侯無非縣者索隱誤

渾服虔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寘音田渾音魂補注劉敞曰渾大軍當云大將軍齊召南曰按應云從大將軍脫將字耳寘渾

史記作蘇渾徐廣曰蘇渾在朔方音庚以地理志葷之朔方有葷渾縣為西部都尉治有道西北出雞鹿塞此寘渾當即蘇渾也先

謙曰史記大至匈奴右賢王庭為戲下宜反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有將字

下不別搏戰獲王先謙曰索隱搏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統眾也搏戰獲王先謙曰索隱搏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

也封說為龍頡侯師古曰頡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

窮侯

臣贊曰茂陵中書云南窮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窮音普教反奔亦同字

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

將軍獲王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戾公孫戎奴各三從大

將軍獲王封朔爲陟軹侯不戾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

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

食邑各三百戶

補注齊召南曰樂安侯表作安樂侯陟軹侯史記

將綰史記無此四字

先謙曰據表李朔虜關氏戎奴至右王庭爲

雁行上石山先登不虞攻辰吾先登石壁也官本豆作寶通鑑胡

注豆如意班史豆作寶是胡

民所見漢書本亦不作豆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補注先謙曰

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

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

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

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

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

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

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去

蘇建盡亡其

軍獨已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

日正軍正也閔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補注錢大昭曰

議郎是郎中令屬官大將軍莫府中不得有此官疑即從事中郎

之類先謙曰問建罪於此三人也胡三省云凡軍行置軍正掌舉

軍法以正軍中劉昭志大將軍長史秩千石先謙案霸蓋當時奉

詔從軍若今時奏調差遣之員非必大將軍莫府官也集解

徐廣曰霸儒生索隱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

云何罪則誤以當為廷尉當之當也補注王念孫曰注言處斷其

何二字亦未了余謂云何者如何也問建棄軍之罪當如何也如

云語之轉李陵傳所與博德言者云何東方朔傳隱云何王莽傳

五聲入音條各云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

何皆謂如何也

曰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師古曰言眾寡

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

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補注沈欽韓曰曹操注小不能當大也

按陳餘所以不肯餌秦注謬先謙曰胡注此孫子之言言大小不敵小雖堅於戰終必為大所禽今建已數千當

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

反意也不當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云云案士盡顯句上文言建盡亡其軍自

歸青故云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此專屬建言無旁及所部意通鑑從史記班氏易盡為皆文義遂別青曰青幸得

呂肺附待罪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補注宋

在劉向傳史不患無威而霸說我呂明威甚失臣意補注先謙曰

臣之且使臣職雖當斬將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胡注言失為

其歸天子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而具歸天子此其字天子自裁

之於呂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軍吏皆曰善遂

囚建行在所補注劉敞曰當云詣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呂皇后姊子年十八為

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

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

紀作票鷄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向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

遙則不當其義也補注宋祁曰票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

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

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日漢軍失亡者少而

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補注

於是上曰票姚校尉

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

補注先謙曰當斬單

于大父行藉若侯產

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音胡浪反補注先謙曰藉

官本作籍

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

師古曰亦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比類也補注先謙曰索

史記同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頻也案索隱說是

曰二千五百戶封

去病為冠軍侯

補注齊召南曰冠軍初無此縣名武帝褒去病功以南陽穰縣虛陽鄉宛縣臨駐聚為冠軍侯國解

見地理志二千五百戶

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

級封賢為終利侯

補注先謙曰史記千三百級作二騎士孟已有千餘人終作眾表同終眾古通用

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

補注先謙曰史是歲失兩將軍

記作失兩將軍軍字

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

為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

師古曰史記云甯乘

齊將軍所曰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曰皇后故也今

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古師

日親也青曰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曰實對上迺拜甯

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曰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注補

先謙曰據騫傳當作使月氏月氏後迺君大夏耳騫留十三歲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軍得

曰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補注宋祁云三越本

作一先謙曰越元狩三年春補注宋祁曰三越本作二王念孫曰

本誤說見下元狩三年春補注宋祁曰三越本作二王念孫曰

二年本書武紀亦云元狩二年春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注補

又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云冠軍景桓侯霍去病以元朔六年注補

從大將軍擊匈奴新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注補

至祁連益封自元朔六年至元狩二年凡三年故曰侯三歲為

票騎將軍補注先謙曰票騎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

戎士隄烏盤師古曰隄與隄同盤古討邀漢師古曰邀古速字也

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補注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攝轡者弗取師



日攝警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則赦也謗音之涉反幾

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距衣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幾作冀集解徐

日與字連下為文也幾冀元可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

短兵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括地志曰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

里南北二十里紀要山塵皋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

丹衛東南百二十里也晉灼曰世俗謂書死殺人為塵槽文穎曰塵

音意曹反師古曰塵字本從金塵聲轉寫訛耳塵謂苦擊而多殺

也皋蘭山名也言苦戰於皋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音皆得

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塵應牝鹿也音於求反補注洪亮吉

日白石縣前漢屬金城後漢置蘭州取皋蘭山為名九域志蘭

時言之沈欽韓曰廣韻隋文帝置蘭州西北至甘州千餘里

州西南九十五里皋蘭縣有皋蘭山然蘭州西北至甘州千餘里

上云過焉支山未審其何以復塵皋蘭也一統志石門山在河州

是皋蘭山蓋在張掖塞外矣先謙曰史記無四字殺折蘭王斬盧

侯王張晏曰折蘭虛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

音上列反補注先謙曰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

史記侯作胡雙聲字變

戰中之甲不喪失也渾音下昆反補注齊召南曰按此文上史記  
無銳悍者三字則以誅全甲為一句此傳則銳悍者誅為一句全  
甲獲醜為一句先謙曰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補注  
史記亦無獲醜二字捷猶斬也下文捷首虜三萬二  
先謙曰史記無捷字捷猶斬也下文捷首虜三萬二  
百史如記捷作斬可證八千九百六十史記作八千餘收休屠祭天  
金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土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  
天祭金人作祭天者非是刊誤亦改沈欽韓曰匈奴傳云五月大  
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玉篇祆胡神也先謙曰案宋說不合疑  
天祭城祭天四字後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  
人傳寫誤倒也師率減什七  
皆類此也補注劉奉世曰詔書以為全甲則不應兵失亡之數下  
也何奴人數又何由知之元符四年出塞馬十四萬及還不滿三  
萬則非減什二矣然則率蓋謂軍與財用大率以減少為功故四  
年詔既言率減什二遂云取食於敵而糧不絕功相因也先謙曰  
師古前說謂匈奴之師什減其七是也補注匈奴傳凡三見兩言率一  
言大率率計也大率者總計之辭也補注匈奴傳凡三見兩言率一  
首虜近九千匈奴約萬三千人故云什減其七補注匈奴傳凡三見兩言率一  
虜三萬餘匈奴約十萬人故云什減其三補注匈奴傳凡三見兩言率一  
七萬餘匈奴約三十五萬餘人故云什減其二補注匈奴傳凡三見兩言率一  
而知當時將軍奏報故詔書張之以美其功一說以為漢兵多寡可謀  
之數固非劉氏謂率為軍興財用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補注先  
既無據據案之文義尤為未合也

前美五十五

記作二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

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

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

奴引兵去騫坐行畱當斬贖為庶人師古曰軍行而輒稽畱故坐法而去病出北

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

為祁連祁音上夷反補注沈欽韓曰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

二百里有東西二百里南北一百里明志甘肅州衛西北有故祁連城

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張晏曰鈞耆居延皆水名

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

揚武乎鄭氏曰鯨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此錄得

鯨當作鯨注同地理志作鯨說文鯨肉也沈欽韓曰寰宇記甘肅

張掖縣本漢鯨得縣西河舊事云本匈奴鯨得王所居一統志鯨

得故城在甘肅府張掖縣西北先謙曰尋按得單于單桓酋涂王

地理鄭錢沈三說不誤顏氏非也詳在地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

張晏曰單桓酋涂皆胡王也師古曰西音才由反涂音塗補注劉

敞曰衍單于字先謙曰注桓字避宋諱缺筆則正文亦當作桓使

記但云得首徐王及相國都尉呂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

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捷首虜三萬二百補注先謙曰以上下文例之此處奪級字

也史獲五王王母單于關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

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王母上有五

字五千四百戶師古曰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鷹擊司馬

破奴師古曰再從票騎將軍斬遼漢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右千

騎將王王母各一人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右字將下有得字索隱

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

也先謙案既云右千騎將即非匈奴王號可知下文有左大將非

王是其例或說望文生義耳此文自是右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

人史記脫右字本書又脫得字右千騎將正與下前行二字相對

為文皆破奴王子呂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

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補注先謙曰封破奴

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校尉高不識補注先謙曰史記校尉

與破奴並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補注先謙曰史記耆作王子匈奴人也

已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補注先謙曰冠讀如

冠軍之冠從票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

者誤也煇音暉也補注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去病所

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補注先謙曰言大軍在後去病已與壯騎先赴敵與上文直棄十數百里赴利義同史記大下衍將字軍亦有天幸

未嘗困絕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

注王念孫曰留落即不耦之意耦之言遇也言無所遇合也故史

記作畱落不遇畱落者牢落也陸機文賦心牢落而無偶是牢落

即無偶之意易林比之否曰失意懷憂如幽狴牢明夷之旅曰膠

牢也幕絡也言牢絡在衣表也是牢字古讀若畱故牢落通作畱

落今人言流落義亦相近也畱落雙聲字不得分為兩義畱落與

不耦亦不得由此去病曰已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

分為兩義

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已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

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

界補注王念孫曰當依史記作使人先要邊集解云遣使向邊境

要邊漢人令報天子是也今本集解人先要邊集解云遣使向邊境

五字誤人至要邊集解云遣使向邊境

字之誤而衍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旁說謂諸字非也

誤文當依王說但道非衍字顏解道爲言亦非也

人先與漢要約請於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

境上導之入內地耳

也

得渾邪王使即馳傳已聞

戀反次下亦同

上恐其已詐降而襲

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

將補注王念孫曰當依史記作渾邪王裨將先謙曰案渾邪裨王

將者渾邪之神王裨將也下文云封其裨王呼毒尼是渾邪所

部有神王之明證且去病斬其欲亡者至八千人之多其中未見

必祇有神將無裨王此本書易史記而意義更密王說非也

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師古曰恐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

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

其眾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補注先謙曰既至長安天子所

召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漂陰侯如淳曰漂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漂音吐合

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呼毒尼胡王名也雁疵為輝渠侯文穎曰雁

音鷹疵音底蔭之底師古曰疵音匹履反其字從疒非底蔭之底

疒音女革反補注先謙曰疵底並比聲文顏音皆是表作應元狩二年

記作應底集解徐廣曰一云篇警案隱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

以輝渠封僕朋至三年又封應底其地俱屬傳陽未詳所以正義

輝渠表作順梁先謙案史表輝渠侯扁營不作順梁正義誤也索

隱引韋昭云僕多所封則作輝渠應底所封則作渾渠二者皆鄉

名在魯陽今並作輝誤也案漢表及傳亦作輝孔文祥云同是元

狩中封則邑分封二人也其義為得先謙謂索隱表傳兩注不相

應輝渠之說孔較韋長應之為應應疵之為禽黎為河基侯師古

底疵并轉寫脫誤屬營則一人異名耳禽黎為河基侯師古

臣侯表作烏黎今此作禽黎轉寫誤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禽黎

集解徐廣曰禽一作烏索隱案表作烏黎先謙案史表作烏黎與

索隱與索隱又注云漢書作禽黎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師古曰

是索隱所見漢書亦與今本異也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師古曰

表作調雖今此傳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查補注先謙曰表作

調雖與顏說異此傳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查補注先謙曰表作

漢表同此文云銅漢書云調字又異也先謙案徐注調雖與本表

調雖不同索隱謂銅調字異而不言辭與雖異是索隱所見漢書

木下一字向與史記同也史表作機雁與本表同於是上嘉去病

索隱注漢書衛青傳作雁雁則轉寫愈失其真矣

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

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毗同犇古奔字也補注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先謙曰犇於率謂犇於我所率之師也史記作咸相

犇率則相犇來犇也曰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堪戰陣誅

獍悍師古曰獍健行輕貌也字或作越悍勇也獍音丘昭反又音丘召反補注先謙曰健行輕貌也當為行輕健貌也誤倒索

隱說文獍作越行疾貌案說文獍狎犬也狎獍犬也一曰逐虎犬

也狎狂犬也狂狎犬也玉篇獍狎狗也狂狗也廣雅獍狂也是獍

狎狂狎異文同義與越訓不同此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

悍屬匈奴說猶言狂悍也不當作越

王三十二補注先謙曰史記捷作獲二下有人字王作主誤戰士不離傷師古曰十萬之

眾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興軍旅之

可得寧息無憂患也補注先謙曰仍頻也興軍興是也又司稼平其興注

願其興積注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又司稼平其興注

興所徵賦本書功臣表成安侯韓延年坐為太常行大行令事畱

外國書一月乏興師古注云當有所興發因其遲爾故闕乏是因

軍旅而賦物以備調發謂之興也此文言頻數軍興甚為勞苦今

幸兵威已及於河塞之外庶幾自此亡患乎故下文言滅戌卒以



寬天下繇役也顏說不詞史記興作與轉寫之曰千七百戶益封

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曰寬天下繇役適分處降

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補述先謙曰正義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濊之

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奴

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

信爲單于畫計常曰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

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補注宋祁曰姚本於此下有臣瓚曰

沙上曰幕李陵賦曰經千里兮渡沙漠沙幕十五字先謙曰索隱案幕

即沙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

去也先謙案幕讀曰漠借幕字耳非古字少也匈奴傳言信教單

于益北絕幕曰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毋近塞故此文言信以爲

漢兵不能度幕北輕留於彼地也匈奴傳云漢謀以爲信爲單于

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意與此同匈奴既絕幕毋近塞不

得云留而不去顏氏一說近之然增字成文轉沒其本義矣今

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票騎

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而

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補重也踵接也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

補注先謙曰為猶將

也說詳匈奴傳

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

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補注錢大昭曰主爵下當有都尉二字先謙曰省文也本書食其傳稱主爵都尉史記作主爵可證

平

陽侯襄為後將軍

師古曰曹襄

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

度幕人馬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

匈奴可坐收虜耳

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

迺悉遠北其輜重

師古曰遠去令處北也

皆已精兵待幕北而迺直青軍

出塞千餘里

師古曰直讀曰值

見單于兵陳而待

師古曰為行陳而待

於是青令武

剛車自環為營

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補注沈欽韓曰文選注孫吳兵法曰有車有蓋謂之武剛車明史兵

志景泰三年吏部郎中李賢請造武剛車四圍箱板人處其中下穴銃眼上闢小窗環列槍刃長五尺高六尺四寸每車前後占地

五步以十兩計一方表四里四十四有六車馬芻糧器械輜重咸取給焉騎不得衝射不能貫敵若近前火礮齊發奇兵繼出備邊

長策莫善于此帝令亟行賜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

騎補注先謙曰從當作縱史記作旬會日且入師古曰言而大風

起沙礫擊面師古曰礫小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

其兵如鳥之翅翼翼謂左右舒引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戰而匈奴不利薄

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園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

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

克反補注先謙曰羸當正作羸說文羸祖也從衣羸聲羸或作栗

從馬羸聲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殺傷大當古

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

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

而還悉燒其城餘粟已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

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也補注先謙曰廣大將軍

傳作惑失道食其傳作迷失道

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廣音步戶反廣

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

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

其眾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

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輜車亦曰重車車重猶上言車輜也而亡裨將悉已李敢等

為大校當裨將補注錢大昭曰此李敢非廣子郎中令也廣子早

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後為去病射死是此李敢即廣子錢說謬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

兵師古曰直當也補注先謙曰左方當為左王匈奴傳票騎之出

皆遁走是其證功臣表路博德復陸支伊即軒下皆作擊左王無

作左方者方與王音近而誤也史記亦誤此與左王接戰故云直

左王兵若左方但虛指其地則所直為誰之兵乎史文舉無此例

胡注以為匈奴分其國為左右故謂之左右方亦曰左右地說雖

有據以釋此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

師躬將所獲輦允之士服虔曰輦音熏輦允熏輦也竟時曰熏輦

周曰後獵秦曰匈奴師古曰輦字與薰同

鬻音七六反補注先謙曰言既率漢兵又躬將所得匈奴歸義之士也葦同燕允同抗取燕鬻猥併稱之史記作葦粥集解徐廣

曰粥一約輕齋絕大幕糧食少也一曰齋字與資同謂資裝也涉

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

居延下文曰濟弓盧凡言涉言濟者其下皆是水名今不言所涉

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章渠高紀贊涉魏而東晉灼曰涉猶入也

是其證先謙曰單于字術史記作涉獲章渠集解徐廣曰獲一作

護形近已誅北車晉灼曰王號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北車擊左

大將雙補注先謙曰史記無雙獲旗鼓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歷度

難侯師古曰山名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涉獲侯索隱濟弓盧晉

曰水名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弓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李奇曰

閭索隱包攢弓音穹亦如字讀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

王號補注先謙曰韓王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

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

曰積土增山曰封為禪祭地曰禪也補注齊召南曰按翰海北史

作瀚海即大漠之別名沙磧四際無涯故謂之海張晏如清直以

大海北海解之非也。本文明云：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則其地正在大漠。安能及絕遠之北海哉？且塞外遇巨澤，大湖通稱爲海。如蘇武牧羊北海，上賓憲追至私渠北，魏書高車傳後徙鹿渾海，太祖關梁海之類，非大海也。沈欽韓曰：魏書高車傳後徙鹿渾海，太祖度弱洛水，西行襲破之，復討其餘種于狼山大破之，狼山蓋卽狼居胥也。一統志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御駕親征厄魯特，噶爾丹抵克魯倫河，此瀚海東北征時御路。上論曰：朕所經過之處，非大瀚海也。西之瀚海較此更闊，然觀之亦非平衍之地。山阜聯綿，沙石間雜，自出喀倫未見寸土，其沙亦堅硬，履之不陷。營中軍士鑿井甚易，一人可鑿二三丈，有謂之善達者，地窪而闊，未二尺卽及泉，有謂之寶爾者，山澗溝徑掘僅尺餘，卽可及泉。有謂之布里度者，乃飛草積潦水，雖有而佳者少，有謂之窺布爾者，水流地中以手探之，泉卽隨出，故野嵐以蹄挾之，而飲風土景沉，一無所取。地盡碎石，下馬偶竹立可射之，穴較興安一帶，鼯鼠之穴更深，殊紫絳馬匹又各種野鼠所穿之穴，較興安一帶，鼯鼠之穴更深，殊覺可厭。草名頗多有郁爾呼草，牛羊駝馬食之最宜，以此稱佳。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什三。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補注：先謙曰：史記卓作遠，說文遠遠也。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興城不失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會興城，正義與音余。從至櫟余山。師古曰：櫟音義，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索隱櫟余音。

桃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補注先謙曰史記八作七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

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侯補注先謙曰史記邳離

本表及博德傳作邳離史表傳作符離集解徐廣曰邢故歸義侯

山一作衛山案史漢表並作衛山則作邢山者誤本也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刺王伊即軒音之克反

軒音居言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侯字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為杜

侯補注先謙曰木表亦作杜伊即軒為眾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

侯安稽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

守解校尉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補注

先謙曰史記無校尉自為爵左庶長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大庶長

漁陽太守解入大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

西河太守常惠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常惠與從蘇武北使後雲中

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

內侯

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常惠遂成事

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

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補注先謙曰武紀云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

迺置大司馬位

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

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

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

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

師古曰安榮陽人後

為益州刺史即遣司馬遷書者

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

補注先謙曰史記往作任

欲教之吳孫兵法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

兵法

師古曰顧顧念也補注先謙曰顧顧視也

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已家

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

師古曰省省視也其從

軍上為遣太官齋數十乘

師古曰齋與資同解已在前也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太官顏注太官主膳食

說文齋持造也據本文太官下文重車餘棄既還重車餘棄梁肉

梁肉此齋字專以食言不當與資裝同解也師古曰梁梁類也米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之善者重音直用反



師古曰而去病尙穿域踰鞠也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

音徒騰反鞞音鉅六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臘作臘俗字說文

有鞞無鞞史記作鞞集解徐廣曰穿地爲營域正義按整鞠書有

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師古

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

音許吏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曰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

作爲人仁善退讓不言喜士

也補注何焯曰大將軍將略以伍被所答淮南王問參觀乃備不

先謙曰因其不招士故天下未有稱即贊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

語賢士大夫無稱之意不論其將略也

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

龍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

黑色也補注先謙曰案注文當作衛送其葬所以寵之文誤倒在

下爲冢象祁連山者是也補注先謙曰案隱姚氏案冢前有石人馬

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石馬相

封又有石人也官本亦作豎石堅字誤元和志霍去病墓在京兆

府興平縣東北十九里唐與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

也桓廣地諡也義見說文張晏曰諡子嬪嗣師古曰嬪嬪字子侯

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也

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

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

補注先謙曰據表元鼎後元年免後去病死一歲後

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伉失侯

補注先謙曰酎下伉

字誤官本作金據表二人失侯在元鼎五年

後二歲冠軍侯國絕

補注先謙曰元封元年

後四年

元封五年青薨諡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園單于後十

四歲而卒

補注先謙曰元符四年至元封五年十四歲

竟不復擊匈奴者曰漢馬少又

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曰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

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

將軍

補注先謙曰據表計夷侯曹時薨在元光四年曹襄嗣侯在五年後七年當元朔五年而青爲大將軍長公主尚青當在

其時是曹壽之爲曹時無可疑者後人紛紛致辨蓋未審也

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柰何

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

師古曰風讀曰諷

皇后言

之上迺詔青尙平陽主

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爲平陽侯所尙故稱平陽主

與主合葬起

冢象廬山云

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補注宋祁曰浙本廬作盧何焯曰廬當作盧匈奴傳湯雄

上書曰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堅而不悔注廬山匈奴中山也以

上文象祁連山例之自明沈欽韓曰揚雄傳孟康注廬山都督府最

庭山也按唐書貞觀二十一年以回紇思結部置廬山都督府最

紀要黃顏山亦名廬山長安志衛青墓在興平縣東北十五里最

師古曰最亦凡也補注沈欽韓曰何休公羊傳注最聚也若今聚

民為投最莊子德充符音義最聚也此總聚擊匈奴之數與樊鄴

傳云最者小異先謙曰官本注在凡上最下提行史記亦提行汲

古本史記與此同下文將軍公孫賀不提行將軍李息至趙破奴

等並上空一格以後文自衛氏興云云結語推大將軍青凡七出

之則附傳皆不應提行汲古本蓋其元式也

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

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益字先封三子為

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史記其裨將及校

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

云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故止十四人索李廣張騫公孫賀李

隱案漢書云為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

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

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

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日反

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

將軍軍馬邑

補注先謙曰元光二年

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

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

補注先謙曰青傳出朔方之凡三為將軍役息有功得關內侯與此異

其後常為大行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息元朔三年為中尉元狩元

其後常為大行年為大行凡七年至元鼎元年張敖代據青傳元

朔五年出朔方已書大行李息表失載疑息當時兩為大行或自元朔五年已為大行也後因張湯事去官詳汲黯傳

公孫敖義渠人曰郎事景帝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郎郎事武帝下無至字

至武帝立十

二歲為騎將軍

補注宋祁云十二歲景德本作八歲先謙曰事在元光六年作八歲者誤

出代亡卒七

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曰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

曰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曰將軍出北地後票

騎失期當斬

補注宋祁云景德本無失字王念孫曰景德本無失字後票騎期即失期也無庸更加失字景祐本及史

記皆無失字

贖為庶人後二歲曰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曰因

杆將軍築受降城

補注沈欽韓曰明志甘州衛東北有古受降城先謙曰官本杆作杆是也史記作杆素隱杆音

于匈奴傳作持節字誤傳云元封六年匈奴左大都尉欲降故築此城武紀在太初元年七歲復曰因杆將

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補注沈欽韓曰天

漢四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補注劉奉世曰武紀赦自

罪要斬與此不同必有誤先謙曰赦蓋於斬時詐死而行刑者以

已斬報武紀書斬赦於太始元年正其失律之誅五六歲後復出

乃覺其詐耳武帝雖英主然其時刑法少紊五六歲後覺復繫坐

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注音祖補注先謙曰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曰左內

李沮雲中人注脫師古曰三字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補注錢大昭曰酷吏傳云義縱少已校尉從大將

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及

封侯六月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補注先

皇太后崩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補注先

記下有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十八字

趙信呂匈奴相國降為侯補注王念孫曰侯上脫翁字當依史記

先謙曰史漢表並云匈奴相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奴戰

敗降匈奴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七歲案事在元朔六年作十八是

趙食其殺朔人師古曰馮翊之縣也殺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胡音許羽反武帝立十八年呂

主爵都尉從大將軍補注先謙曰事在元朔六年公卿表於元狩

未為主爵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

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呂太中大夫為拔胡將

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略云南粵

發入校尉擊之會越己破漢入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

還行誅且蘭遂平南夷為牂柯郡據武紀定越地及西南夷是元

鼎六年事又武紀元封二年遣郭昌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

夷傳亦不載也惟武紀元封六年書

荀彘太原廣武人呂御見侍中

師古曰呂善御得見因用校尉數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

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補注

先謙曰事詳朝鮮傳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呂將軍

師古曰再出為票姚校尉也

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呂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

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萬五千一百戶

其校尉吏

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

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西河郡有平周無平州先謙曰史記亦作平州王莽傳民棄城郭

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西河郡平州在并州部內故云或當時周州通段也

呂右北平太守從票騎

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呂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

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補注先謙曰據表紀失侯在太初元年屯居延

在三年又匈奴傳云天漢二年使公孫敖與博德會承邪山亡所得四年博德萬餘人與李廣利會武紀同傳並不載

趙破奴太原人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故九原人案九原五原之縣也九太形近易誤

嘗亡入匈奴已

而歸漢爲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

爲匈奴將軍

補注先謙曰元鼎六年

攻胡至匈奴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

王後爲浞野侯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後二歲集解徐廣曰元封二年案事詳西域傳不著其年功臣表云元封三年

破奴以匈奴將軍擊樓蘭封浞野侯史表云元封三年擊樓蘭功

復侯據此當云後三歲作一歲二歲者並誤浞野侯即以樓蘭功封

不得云後爲浞野侯史記後作復承前封從票侯言之

是也史表亦云復侯後復形近又錄上文後字而誤後六歲已

浞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

奴爲虜所得遂沒其軍

補注先謙曰事在太初三年詳匈奴傳居匈奴中十歲復與

其太子安國亡入漢

補注宋祁云越本國作定

後坐巫蠱族

補注先謙曰官本下提行自衛

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

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貴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

師古



曰言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

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招賢薦士也

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

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讀曰豫

也武帝雄猜拔擢一人必欲恩自己出丞相猶不敢薦士況爲將

握兵者乎沈欽韓曰褚少孫田仁傳任安曰將軍向不知人何乃

家監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少府

趙禹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衛將軍見此兩人票騎亦方

貧意不平推此言之青實不知士其謙遜猶託語耳

此意爲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補注先謙曰方讀曰放史記作放爲將上有其字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終

漢書五十五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

補注齊召南曰按志廣川屬信都國今直隸棗強縣有廣川鎮與景州相近即漢廣川故縣沈

欽韓曰紀要廣川城在冀州棗強縣東北十八里春秋繁露五行

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則仲舒舒為廣川溫城人也水經注桑林

舊溝又東逕修市縣故城北王莽更曰居甯俗謂之溫城非也地

理風俗記曰修縣西北二十里有修市城故縣也按修市縣屬渤海

海以俗稱溫城證之則修市縣即溫城所改其後改屬渤海耳於

明為景州州西北有修市故縣王文彬曰魏地形志冀州勃海郡

修縣有董少治春秋補注先謙曰史記傳末云故漢興至於五世

仲舒祠 也 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曰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補注劉氏

日久衍字先謙曰史記亦有久字文義載足劉說非據顏注授業

當作受業且上言傳則下不得復 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師古

言授轉寫誤授耳史記正作受業 雖

有園圃不規視之言專學也補注沈欽韓曰論衡儒增篇言不規  
國榮寶也言三年增之也補注沈欽韓曰論衡儒增篇言不規  
馬三才引作先謙曰史記作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進退容

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

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而仲舒曰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

美也言承先帝極尊之位至美之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師古曰罔

也補注宋祁曰折本至尊下有之字亦無也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甯師古曰皇暇永惟萬事

之統猶懼有闕師古曰永深也惟思也統緒也補注何焯曰統紀

紀不終之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

士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總謂四

重廣延四方之士故制辭不及二府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師

諸侯王不得治國其在國者相選之師古曰極今子大夫衰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衰

中也盛服貌也詩邶風旌王之篇曰衰如充耳衰音弋授反補注王念

孫曰衰然者出眾之貌故曰衰然為舉首秋離勝張鷟也

首三字義不相屬且下句云朕甚嘉之者嘉其賢良出眾非嘉其

盛服也李慈銘曰字當為褒褒從衣從采采古禾穗字褒即古衣

袖字也與褒字從保省者異先謙曰官本作褒是說文袖下云俗

褒從由釋名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衣有領袖皆舉之在上故朕

凡言首舉者稱領袖也謂文淵閣藏書王說未申朕

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

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補注宋祁曰淳化本作制禮按

字存之不成文治一作治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師古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晏

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曰聖王已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師

管字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序梁紂之行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

日行字古本作字今浙本亦有作字又一本題云又云梁紂之

行語意常苦不了王念孫曰浙本是也此言梁紂之行作而王道

大壞脫去作字沈欽韓曰言周道陵夷世主之行類梁紂也故下文

云五百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補注先

年之問王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謙曰謂

當路而欲則先王之法曰戴翼其世者甚眾師古曰然猶不能反

為政者欲則先王之法曰戴翼其世者甚眾翼助也

日已仆滅

師古曰反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

至後王而後止

補注先謙曰言亂極於秦而後息

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

師古曰操執也諄乖也統緒也操音千高反與讀曰默後皆類

此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

師古曰息止也補注錢大昭曰

衰漢紀作中疑是衷字之誤先謙曰衰譌為衷又轉改作中耳

烏庠

師古曰庠讀曰呼嗚呼歎辭也

凡所為屑屑

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

師古曰屑屑動作之貌補益也補注先謙曰屑說文作屑

云動作切切也荀子儒效篇注屑然雜碎眾多之貌廣雅釋訓屑屑不安也言不得治道雖瑣碎勤勞日思法古無補益也本書王莽傳晨夜屑屑與

此同意將殆也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

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

師古曰天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習通也補注先謙曰仁寬裕鄙狹陋也

聞其號未燭厥理

師古曰燭照也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

師古曰伊惟也

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

師古曰登成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飭作飾引宋祁曰古本飾作飭

惠潤四海澤臻山木

師古曰臻至也少古草字也

三光全

補注

先謙曰無虧寒暑平受天之祐

師古曰祐福也音怙

享鬼神之靈

師古曰為鬼神所歆

賢惠澤洋溢施庠方外延及羣生

師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弋鼓反補注先謙曰方外殊域

羣生庶物也

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問高誼之

日久矣其明旨諭朕

師古曰諭謂曉告也

科別其條勿猥勿并

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欲

其一二疏理而言之

補注先謙曰謂曉告也

取之於術慎其所出

補注先謙曰非正道

官本二作一是劉歆傳注猥苟也勿以上陳時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制詞特申戒之

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

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

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

皆令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

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

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目觀天人相與之際

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目譴告之

師古曰譴

貴也不知自省又出怪異目警懼之

師古曰自省視也補注先謙曰爾雅釋詁省察也

尚不知

變而傷敗迺至目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

亾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

此下並同補注先

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

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師古曰還讀曰旋

曰越本詩曰夙夜匪解

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解讀曰

無立字

作民無夙

書云茂哉茂哉

早也三字

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師古曰繇

草豐盛經典多借

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

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

宜於世者而曰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

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

易其化人也著

師古曰著明也易音弋鼓反著音竹筋反

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

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

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曰孔子在空而聞韶也

注補

先謙曰官本參作齊引宋祁曰古本齊作參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也然而政亂

注補

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亦類此

注補

曰政曰曰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也幽厲不繇也至於

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

補注先謙曰晉周語注滯廢也

注補

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

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

補注先謙曰言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引孔子之言以明繇道在人圖

治自己也顏說非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補注先謙曰言奉以天下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

奉使之王者而使之王也王音于況反

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



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

師古曰今文尙書泰誓之辭也

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補注宋祁曰古本流字上有而字存而句緩而文王文彬曰復讀爲覆言火下垂而屋在其覆中也觀史記周本紀有火自上

復于下句文義甚明顏訓歸未合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

哉復哉

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通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曰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補注劉奉世曰

復當爲覆聲字之誤也王文彬曰劉說是也周公視火復之瑞重言以歎美之與仲尼曰水哉水哉同一亟稱之意顏說非繆荃孫

日尙書大傳引作茂哉茂哉茂與復聲相近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

言修德者不獨空爲之而已必有近助也

皆積善聚德之效也

師古曰索古累字

及至後世淫

佚衰微

師古曰佚與逸同

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日爭壤土

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邪氣積於下怨

惡畜於上

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

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

師古曰盪

古戾字孽災也

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

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

師古曰陶

曰喻造瓦治曰喻鑄金也言天有治亂之所生故不空也補注先

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本空作齊引宋祁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補注先

風必偃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從化若少遇風故堯

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

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

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谷補注沈

在堯惟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冶之所以鑄先謙曰文綏之

選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啟注蒼頡曰鎔宏鑪所以行消鐵也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

則和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

作之盛反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春者天之所為

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曰正其所為正

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

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

生育養長爲事補注先謙曰大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盛也其下亦同

處曰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

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

成歲爲名蘇林曰卒以陽名歲尙德不尙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卽上文所云王次春者是也補注王鳴盛曰沈彤

云終上當有陰字陰終陽本易傳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義然終陽之事卽助其成功故曰以成歲爲佐名當作佐形似而譌先謙曰

言陽不得陰助固不能獨成歲然卒年首稱春者陽以成歲爲名也終者究竟之辭名稱也沈說陰終陽之義已見本文迺欲以意

增改斯爲謬矣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曰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

不可任曰治世猶陰之不可任曰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

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

毋適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賁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

元之意

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

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

所謂大也

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補注

宋鄭曰辭古本作解王念孫曰大當為本下文曰謂一

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而言欲正本承上

本字而言又曰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仍承始字本字而

言則上文本作辭之所謂本明矣本字上半與大相似又涉下視

大始而誤元字雖可訓為大而仲舒則訓元為本以起下欲正本

之語非訓為大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

始也言本正也重政篇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

地終始也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以上二條皆訓元

為本又訓為始始亦本也謂始也若訓元為大

則別出一義非仲舒正本之指矣漢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

本也

師古曰視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

曰正朝廷正朝廷曰正百官正百官曰正萬民正萬民曰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

師古曰奸是

曰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

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

補注先謙曰官本徠作徠字同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

自悲可致此物而身

卑賤不得致也

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

今陛下貴爲天子

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

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高反

又有能致之

資

師古曰資材質也

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

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曰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

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

師古曰走音奏

不曰教化隄防之不能

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

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

天下莫不曰教化爲大務立大學曰教於國

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太設庠序

曰化於邑

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曰養老而行禮焉禮學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

漸

民曰仁摩民曰誼

師古曰漸謂浸潤之也

節民曰禮故其刑罰甚輕而

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

去之

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

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

孫循之

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

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亾

道目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

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

治

蘇林曰苟為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顓與專同補注

先謙曰苟簡謂苟且簡略也蘇但不當言簡易耳顓訓非通鑑改作苟且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

破亾矣自古曰俛未嘗有目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

曰濟益也補注宋祁曰濟古作淫先謙曰古下奪本字

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

人民鬻頑抵冒殊扞

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詬也扞距也冒讀如字又音莫

克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距作拒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

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圻毀也所呂泥飾牆也言內

質敗壞不能修治也音一胡反鏝音其干反補今漢繼秦之後

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不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師古曰下如目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益也補注宋祁曰趙本甚作其甚與其小

差則成誤矣然其字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適可

鼓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汜論道猶金石一調不為政而不行甚

者必變而更化之適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

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曰來

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補注宋祁曰越本無上一善字然

亦同有善字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

魚不如蛛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德

本閭本竝作退先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補注齊召南曰按

後通鑑據史記武帝即位為江都相之文職於建元元年與嚴助

儒疑而未定漢書武紀載於元光元年與公孫弘並列既失之太

並列亦失之太前若以仲舒此文推之則在建元五年也計漢元  
年至建元三年為七十歲而五年始置五經博士即傳所謂推明  
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也至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  
一人即傳所謂州郡舉茂才孝廉也若在建元元年豈得云七十  
餘歲乎先謙曰仲舒對策有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之語  
西南夷傳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後次年即為  
元光元年是漢書載仲舒對策於元光元年並不失之太後齊說  
非也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  
人其時武帝崇儒已有此盛舉傳所稱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  
孝廉二事文與武紀不盡符合或因仲舒對策推廣規模抑或後  
世緣時事相富傳疑附會班氏未審因而歸美未可知也康居歸  
誼於史無徵蓋武帝初立欲事減胡遣人往通西域而康居或於  
其時一至中國史官失載若張騫之道康居又後十數歲矣武紀  
載賢良一詔於元光元年五月又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特史家綜述此舉得人之盛非謂董與公孫皆出是年於五經元  
則本體而詔書之在是歲不可易也至通鑑之誤更不足辨不  
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  
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補注宋祁曰越本五  
飭作錄下亦同  
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



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補注宋祁曰景制曰蓋聞虞舜之

時游於巖郎之上文穎曰巖郎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巖郎

案郎官本正文及注並作廊引宋祁曰古本新本廊並作廊余按

廊本作郎後人加广而俗人作郎則驚而不喜更改為廊吁可惜

耶先謙案說文無廊字借郎為之周書作雒解重亢重郎韓勅後

碑庫室中郎並以郎為廊說文新附以為廊東西序是也不當釋

作屋廡詳寶嬰傳廡郎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曰昃

不暇食師古曰昃亦昊字補注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

條其貫與師古曰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

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兩觀謂

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為戚鉞也佾列也舞者之行

列也一列入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補注先謙曰爾雅觀謂之

闕郭注宮門雙闕釋名觀觀也於上觀望也闕闕也在門兩旁中

央闕然為道也詩子衿正義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

觀之因謂之觀俗官本作佾注文在而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

頌聲興下把作佾俗佾異文或為佾師古曰珠謂彫刻為又曰非文

異指哉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琢師古曰琢謂彫刻為又曰非文

無已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已督姦傷肌膚已懲惡師古曰督視責

也懲止也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

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眾天下空

虛也耗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同烏庠師古曰庠讀曰呼朕夙

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惠法也永思所

已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永深也章明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勤力行於本業

也本謂農也今朕親耕藉田師古曰藉田官本藉作籍已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

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補注

錢大昭曰云問本作亡先謙曰據仲舒對閭本誤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師古曰氛惡氣也充滿也羣

生寡遂黎民未涖師古曰涖遂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廉恥賢亂賢

不肖渾淆師古曰渾淆注先謙曰官本渾淆作渾淆又反渾音胡本反補

改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一曰審也補注宋祁曰古漸本

有意字他本無但云庶幾乎則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

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補注先謙曰淮南原道訓之官本作而是考之于今

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

補注先謙曰官本歟作與又無注文與下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

與師古曰繇讀與各悉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毋諱有司師古曰

思畏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師古曰究極也曰臣聞堯受命曰天下為憂而未曰位為樂也補注宋祁曰古本

念孫曰治要引此未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已得舜禹稷禹咎

下有聞字語意較完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

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故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堯在

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迺成堯在

位七十載迺遜于位曰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

舜知不可辟

師古曰辟讀曰避

迺即天子之位已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

其統業是已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師古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補注錢大昕曰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王念孫曰錢說是也據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則正文本是矣字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而亦是矣字先謙曰官本注無論語載孔子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之言七字

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

河海

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

天下耗亂萬民不安

師古曰耗不明也音

莫報

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已閔天大

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

臣瓚曰皆文王賢臣

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

起海濱而即三公也

師古曰濱涯也即就也濱音賓又音頻

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

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已日昃而不暇食也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

師古曰見顯示也補注王先慎曰廣

雅釋詩素空也素王謂空王指在下者而言莊子天道篇云以此

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上下對舉語

極明顯史記殷紀載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賈子過秦論

謂諸侯非有素王之行是古以素王推尊在下有德者通稱何曾

屬之孔子董子生當西漢必不以素王為孔子自稱故繫諸王杯

篇云孔子立新王之道三代改制篇春秋作新王之事而不云孔

子立素王之號尤其確證自緯書出遂有孔子自號素王之說東漢宗之謬種流傳經及董子緯書作俑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補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

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

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

故有慙德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曰明尊卑異貴

賤而勸有德也補注錢大昭曰勸有德則本作觀德二字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

朔易服色所曰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遜順也固陋也

儉非聖人之中制也

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

自知也

孟康曰人項藥也補注沈欽韓曰孟說本秦策甘羅之言蓋師說相傳以爲達巷黨人天中記引圖經云秦魯人十

歲而亡時人口而祝之號小兒神一統志達巷在兗州府滋陽縣西北五里

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

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

諸位

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曰試其材也

爵祿曰養其德刑罰曰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

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曰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

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

補注宋祁曰非獨傷肌膚之流古本流作汙

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

師古曰申申不害也商商鞅也補注先謙

曰官本注在法字下韓非至秦即死秦未嘗行其說秦所行與非說合耳

憎帝王之道曰貪狼爲俗

日狼性皆貪故非有文德曰教訓於天下也

補注宋祁曰景德誅謂貪爲貪狼也非有文德曰教訓於天下也本無天字古本有誅

名而不察實

誅責也師古曰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曰百

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

補注宋祁曰景祐本無空言二字古本有外有事君之禮

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慳嗇之吏師古曰慳

反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

目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

政空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曰政法

無恥愧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

莫不率服窮麗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

外補注先謙曰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

也說讀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

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補注宋祁曰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

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補注沈欽韓曰語見大戴禮

子疾願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

親耕藉田曰為農先風瘄農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曰求賢

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論古曰厲謂勉勉之也一日

其行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補注宋祁曰景祐本

從此本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虐太學補注先謙曰官本虐作庠是大學者賢

士之所關也師古曰教化之本原也今曰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

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補注先謙曰既曰對言則所謂亡應書者皆是不應經義也此仲舒泛論平日郡國

之眾顏說非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曰養天下

之士數考問曰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

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補注宋祁曰古本流作汜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

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

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通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

陛下之意是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寘遂黎民未浹皆長吏

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



吏又曰富嘗未必賢也師古曰醫與資同補注王鳴盛曰中郎句

長吏即守令郎吏即中郎也據其義當云長吏多出於郎中

中郎選郎吏多出於二千石子弟又以富嘗蓋選郎大約出任子

算貨二途者尤多故未必賢王應麟玉海論此事云郎選其望非

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為郎者如張安世爰盎楊惲霍光是也有以

富營為郎者張釋之傳如涪注引漢儀注謂營五百萬得為常侍

郎如釋之及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為郎者婁敬主父偃

是也亦有以孝著為郎者馮唐是也余謂唐傳但言以孝著非因孝

行得為郎王說獨此條不確漢有以舉孝廉為郎者王吉京房孟

喜是也有以射策甲科為郎者儒林傳云歲課為郎者王吉京房孟

宮聖方進何武召信臣是也有以六郡良家子為郎者如馮奉世

是也大約漢之郎選盡於此六途王氏所舉任子富營兩條即仲

舒之所病至於算營為郎始於漢初事見景紀並非入粟拜爵而

今人往往誤解竊謂後世薦舉人有身家殷實一條乃其遺制耳

食貨志云入財者得補郎郎選發矣郎選二字與此同但入財補

郎乃武帝晚年事仲舒對策當武帝即位初時尚無此不率以富

之先謙曰百官志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

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是為長吏又云郎掌守門

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

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

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又云郡守家

治其郡秩二千石仲舒言其時令長多出於郎而選郎非任子郎

算貨故未必賢大抵漢世郎秩有差而皆可出補長吏郎非任子郎

方進由郎遷議郎是郎秩過遷之證也酈吏傳義縱以中郎補上

舉孝廉為郎補武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遷郎令王吉傳吉以郡吏

父令循吏傳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補郎令王吉傳吉以郡吏

郎中郎之證也字九卿明經甲科為郎補郎令王吉傳吉以郡吏

俗吏得任子弟選賢除任子之令是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復

人亡益於民宜明選賢除任子之令是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復

出為長吏之證也選賢除任子之令是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復

該侍郎議郎言吏二千石子弟以該朝臣之子弟言二千石必加

吏者以別於朝臣二千石也又以富貴即算賞之謂王說郎吏即

郎中郎深為未當詳上下文且古所謂功者已任官稱職為差

義郎下不得有吏字疑衍文且古所謂功者已任官稱職為差

師古曰非所謂積日蔡久也補注王念孫曰下所字涉上所字而

差次也非所謂積日蔡久也補注王念孫曰下所字涉上所字而

積日累久也皆無所字故小材雖蔡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

不害為輔佐猶妨也是已有司竭力盡知補注先謙曰通經務

治其業而已赴功今則不然累日已取貴補注先謙曰官本累作象積久已致

官是已廉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已為使諸列侯郡

守二千石

補注先謙曰不言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已

給宿衛且曰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

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

之曰官曰使其材也補注何焯曰上所謂英俊乃能明王道輔世

長民者也養之不可不素此吏民之賢者以備郡守縣令之材承

流宣化者也求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

可及也母曰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

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

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補注宋

本之字下有曰字二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師古曰善

日雖相重史體則然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補注沈欽韓曰語本荀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補注先謙曰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

日寢古寢字寢漸也補注先虛心曰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曰

謙曰寢字誤官本俱作寢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補注宋祁曰所以予按古本無以字諸德

易了漸本道作造文典可從作道傳寫誤

耳然而文采未極豈惑庠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

之不明與聽若眩與

師古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讀皆日縣補注先諫日官本讀皆作皆讀夫三王

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

師古曰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

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

復之

師古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言之也復音扶目反

詩不云庠嗟爾君子毋常安息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

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日大福也

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庠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唯聖人能之補注先謙日官本孔子作今

子夏引宋祁日景祐本注子夏作孔子又案官本能上無八字

陛下幸加惠畱聽於承學之臣

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

復下明冊曰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

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

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

包函而無所殊

師古曰函與建同殊異也

日月風雨曰和之經陰陽寒暑曰

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

師古曰溥徧也音普

布德施仁曰

厚之設誼立禮曰導之春者天之所曰生也仁者君之所曰愛也

夏者天之所曰長也德者君之所曰養也霜者天之所曰殺也刑

者君之所曰罰也繇此言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

天人之徵古今之道

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

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

之過兼災異之變曰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

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曰惠善化

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曰化

民民曰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曰犯法而罪多

補注宋祚曰犯法古本漸本並作法

犯子謂法犯罪多語中一歲之獄曰萬千數曰此見古之不可不

輕重自偶易之非是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

用也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

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

者上謹於承天意曰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正法度之

宜別上下之序曰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

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

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陳設其序粲然有文曰相接師古曰驩

然有恩曰相愛此人之所曰貴也生五穀曰食之桑麻曰衣之師古曰

日食讀曰飲衣音於既反六畜曰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

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性生也明於天性

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

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循理師古曰樂循理

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曰為君子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補注何

焯曰董子所謂知命以天命之性言之

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

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曰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

師古曰鉅大也故

聖人莫不曰晚致明曰微致顯

師古曰晚與暗同

是曰堯發於諸侯

師古曰謂

從唐侯升天子之位

舜興庠深山

孟康曰舜耕於歷山

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曰致之

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

之所曰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

師古曰能盡眾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

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翼翼恭肅貌

故堯兢兢日行

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

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

善積而名顯德章而

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

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補注先謙曰言如短景日漸加長也

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

人不見也非明庠情性察庠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曰得

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

也師古曰傳讀曰響故桀紂暴謨師古曰謨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

國日亂晏然自巳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終陵夷而

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巳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

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

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

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音扶目反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

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

不行師古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巳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

不同非其相反將巳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揅古教字故孔子

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改正朔易服色巳順天命而

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



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

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

救其弊也補注先謙曰注上教字當作抹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

敬與文因循為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此言百

云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其損益可知也當考此言百

王之用曰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

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曰禹繼舜舜繼

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

故不言其

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

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

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

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師古曰致至極也補注何焯曰文致謂文散之極也然致字屬下句

讀貢父希元之說

用夏之忠者

補注劉敞曰致字屬下句劉荃孫並同似宜從之

曰用夏之忠此公羊家說春秋所

祖述仲舒正

公羊家也 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

師古曰昭明也

輕也昭明也

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

補注先謙曰此誼字不可通楚涉下誼字

而誤也治要引作論議考問當從之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曰建

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虛能勿失耳師古曰建

曰虛與僅同僅少也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

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

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

下古亦大治補注錢大昭曰亦闕本作以先謙曰闕本是也亦字

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

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自古準今壹

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盪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

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補注先謙曰官本奪去皆字試述

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補注宋祁曰姚本古字上有於字錢

大昭曰黨黨借字伍被傳黨可以傲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

去其角

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補注

之齒者是通上齒此非通論也其他羊鹿之屬豈皆無上齒乎按行

戴角者無上齒此何以穿我屋蓋古謂味為角也獸有齒而鳥有

露詩誰謂雀無角何以貫我屋蓋古謂味為角也獸有齒而鳥有

味鳥有翼而獸四足故曰子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互

文以見鳥與獸不相兼耳大戴禮亦言戴角者無上齒又云有角

者無前齒有羽者無後齒又與顏注小異太元覓云噴以牙者重

其角言如平九日無餘分也蓋祖仲舒之意王念孫曰治要引作

于上齒者去其角無之字與下句相對句法較為整齊春秋繁露

度制篇亦云有角不得有上齒沈欽韓曰有角者無上齒亦見呂

覽博志篇先謙曰牛善解以角為用而無上齒若羊鹿之屬雖有

角又有上齒然角不為力用非牛之比斯言亦就物傳其翼者兩

理參悟無取拘牽古義相承由來已久吳氏妄說耳

其足四足補注先謙曰官本著作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

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

民之所曰器器苦不足也

師古曰器器苦不足也

敎習器眾怨愁聲也

身寵而載高位

家溫而食厚祿

師古曰載

因乘富貴之資力

與民爭利於下民

安能如之哉補注先謙曰王念孫云如猶富也亦見李廣傳是故聚其奴婢多其牛羊廣

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蓄讀曰蓄務此而亡已補注先謙曰已止也曰

迫蹙民師古曰蹙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錡石俗語謂轉寒敗也蘇林

師古曰孟說是也擅音宣敗音子六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義作蹙

集韻朘猶也孟說為轉蹙敗謂若行步之安舒者轉而蹙敗蹙蹙也

也改同蹙蹙蹙即蹙縮意也呂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羨饒也讀窮急愁

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補注錢大昭曰尙不避死安

能避罪此刑罰之所曰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

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

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呂為制大夫之所當循呂

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

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曰茹音御補注先謙曰官本御作汝曰吾已食祿又

奪園夫紅女利庠

師古曰紅讀曰工

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

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

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

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師古曰小巖節南山之詩也節

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音才結反

爾好誼則民

鄉仁而俗善

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

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

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

補注先謙曰面向也近

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遠者上

豈可

曰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

之意也

師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師古曰此易解卦六二爻辭也

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

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

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

不違則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先謙案休事見史記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

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曰官本繫作係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曰上亡

曰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

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然後統

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曰仲舒為江都相

事易王補注先謙曰名非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曰禮義匡正王敬重

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

種也蠡范蠡也種音之勇反蠡音禮補注齊召南曰泄庸師古無

注疑即國語所謂舌庸者與苦成文種范蠡舉如並為大夫稱五

大夫吳晉之會黃池也舌庸與蠡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泄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曰為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大夫種二也范蠡

也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

對師古曰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菜邑之名惠諡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榮作采是吾欲伐叁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

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師古曰徒

也但況設詐曰伐吳庫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

伯曰霸次下亦同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

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

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仲舒治

國曰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曰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

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澆人之類行是也補注錢大昭曰求雨止雨之法詳見春秋繁露行

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

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棄未上師古曰所作起草為棄也補注沈欽韓曰張敞遺書斷引

如滴注與師古語同又引姚察曰草猶龍也龍舊為本曰棄史記

屈原傳屈平屬草葉未定先謙曰史記中廢為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是在為中大夫後此云先是則災在

為中大夫前按武紀高廟高園災是在建元六年時仲舒尚未對策

班氏知史記之誤故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注補

易是時為先是也錢大昕曰按僂傳元光元年西入關而高廟高園殿災乃在建元

六年其明年始改元元光計其年月似不相應周壽昌曰此書全

載五行志先謙曰災在建元六年仲舒草葉未上召視諸儒師古

上其後僂奏之非一時事也錢氏疑未當上讀曰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

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仲舒弟子呂步舒補注宋祁曰古人

本考證云人字當作本又按呂步舒本書儒林傳及史記並同宋

祁所見之古本作步舒官丞相長史見儒林傳後上思仲舒言使步

舒持斧鉞治淮南獄見五行志又鹽鐵論孝養篇呂步舒弄口而

見不知其師書曰為大愚補注先謙曰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

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師古



也。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補注：何焯曰：弘傳少為獄吏，而弘希

世用事。師古曰：希，觀相也。位至公卿。仲舒曰：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

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補注：先謙曰：膠西王，王卬也。事詳本傳。弘通言於上

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師古曰：素，聞其賢也。大儒善待

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儒字。引宋祁曰：古本大字下有儒字，且謂

之，依古本存儒字，則頗不當於仲舒下作注。此蓋顏注時已失儒

字矣。先謙案：史記作膠西王。仲舒恐久獲舉病免，凡相兩國輒事

驕王，正身曰：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

終不問家產業。補注：沈欽韓曰：潛夫論：讀學篇，董仲舒終身不問

至卒終不治產業，與潛夫論同語意更完足。曰：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

議。補注：宋祁曰：古本無如字。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

法。補注：齊召南曰：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應劭曰：朝廷遣廷尉湯問

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一十三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

廟，以經對，即其事也。隋唐志尚有十卷。

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

曰校音下敬反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已壽終於家家徙

茂陵補注王先慎曰案仲舒死葬長安宋敏求長安志云蝦蟆陵

漢武帝幸芙蓉園即秦之宜春苑也每至此墓下馬時人謂之下

馬陵歲月深遠誤傳為蝦蟆耳陝西通志引馬谿田集云墓在長

安故城二十里武帝幸芙蓉園過此下馬一時文士罔不子及孫

皆曰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

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

名也杯音布同反蕃音扶元反補注齊召南曰玉杯以下並是書

名而今所傳十七卷玉杯第二竹林第三凡八十二篇總名蕃露

此先儒所以疑其書或後人採綴以成也蕃露之義崔豹曰古之

覺旅似露而垂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蚊龍入懷乃作春

秋繁露詞先謙曰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

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呂加師古曰伊伊

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師古曰莞莞仲也晏晏嬰也伯至向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讀曰霸

子歆曰為伊呂迺聖人之耦

師古曰耦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通作乃引宋祁曰越本無乃字

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

師古曰事見論語噫歎聲也言失其輔佐

也噫音

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

於其反

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

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

夏

師古曰漸浸潤也游子游夏子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原作源

而曰莞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

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曰歆之言為然

補注何焯曰劉歆末路故復以龔所論定者佐之王先慎曰後漢書龔竟傳略云延岑護

軍鄧仲况據兵據南陽陰縣為寇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竟與龔

書曉之於是仲况與龔遂降龔字孟公善議論馬援班彪並器重

之章懷注云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又引三輔決錄注曰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終

漢書五十六